

盲人程序员蔡勇斌：

手掌并非唯一解 指尖敲开新世界

青年人物

说到盲人的职业，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？推拿师或许是首先浮现的答案，其次可能是调音师等寥寥几个选项。不可否认，相比健全人，盲人的职业道路显得狭窄而受限，仿佛他们眼中的世界一般缺乏光亮。

但在37岁的蔡勇斌看来，盲人的职业不应该如此局限。在黑暗中的31年，他通过背诵，硬生生地把几万行代码刻在脑海中；通过聆听电脑发出的噪声，自己总结出了电脑装系统的规律。如今，他成为一家公司的创始人，带着和自己一样的盲人程序员从事信息无障碍程序的开发。

“蔡勇斌 Accessibility”是他的微博ID。Accessibility是无障碍的英语，也是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。“毕竟我要靠这条路活着，也要靠这条路让和我一样的人活得更好”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张振宇



蔡勇斌在使用电脑。

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忽明忽暗的世界

“其实做手术只是让视力从完全看不见变为弱视，仅此而已。现在看来，我的眼睛基本上是‘没救了’。”

6岁那年的洪水，不仅把蔡勇斌的家冲刷得面目全非，也带走了他的视力。

洪水退去之后，看着满目疮痍的屋子，蔡勇斌的父母买来石灰等建筑涂料，他们想着重新装修一下，让家里变得漂亮一点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调皮的蔡勇斌竟然拿起石灰开始把玩，一不小心，眼睛碰到石灰了。

遇上这种情况，当地医院束手无策，于是他们辗转来到广州求医，但也收效甚微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蔡勇斌的视力开始急剧恶化。“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能稍微看见一些，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能分辨白天和黑夜。”也是从那一年开始，蔡勇斌和家人就在不断寻找治疗的方法。现在的蔡勇斌，关于眼睛的手术，大大小小地做了10多次。“其实做手术只是让视力从完全看不见变为弱视，仅此而已。现在看来，我的眼睛基本上是‘没救了’。”他苦笑着说道。

失去视力对蔡勇斌来说，并没有让他的性格有明显改变，他还是很喜欢和小伙伴出去玩，甚至还学会了骑自行车。在失明后不久，他就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。“但在那里实在是学不到什么知识，一个班有很多人，老师不会因为我是盲人而不用黑板，我又看不见黑板，所以两年后，我就回家了”。

在那段时间，收音机就成了蔡勇斌的主要学习渠道，直到13岁时，他来到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。在这里，他学到

了最基础的物理、化学知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开始接触电脑的帮助。在这里，他在读屏软件的帮助下，学会了使用QQ，学会了搜集资讯。

“那种和世界联通的感觉真好。之前我就看我哥用QQ和别人聊天，他跟我介绍，这个东西就通过一根网线让两个从没见过面的人成为朋友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！这简直太神奇了！”

从那之后，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坐在电脑前面。“我那时候还很喜欢尝试，一些C盘里的文件看起来没用，我就删除，然后电脑就死机了。这个时候就得去店里修电脑，一开始我以为是要把电脑拆开来更换零件之类的。结果发现死机的解决方法并不需要拆机，而是插入光盘，根据提示重装系统就好了。那我就想，这是不是我也能做？”

很快蔡勇斌就发现，重装系统时，如果需要用户输入指令进行下一步操作，光盘的转速就会明显变慢。于是，他把关键步骤给背了下来。就这样，他靠着聆听噪声，学会了重装系统。

“要去学按摩吗？”

尽管看不见屏幕，靠着读屏软件和反复练习，他硬是掌握了基本的编程逻辑。

“因为我没得选啊，要么继续‘死磕’编程，要么去学按摩。”

“要去学按摩吗？”16岁的蔡勇斌几乎每天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。那年，他从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毕业了。和这个年纪的很多青年一样，他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。一方面，自己对按

摩实在是提不起兴趣，另一方面，不学按摩的话之后干什么呢？

最终，他决定“死磕”编程。虽然在特校的时候，他就学习过C语言。尽管看不见屏幕，靠着读屏软件和反复练习，他硬是掌握了基本的编程逻辑。从最基础的“Hello World”到猜数字游戏，这些程序的成功运行，对于蔡勇斌来说，要付出多少努力，健全人很难想到。

普通的文字资料，因为没有盲文版，蔡勇斌无法阅读。网络上的电子资料，虽然可以借助读屏软件进行识别，但是在那个年代，读屏软件只能说解决了有无的问题，远远谈不上好用。“扫描的电子书，很多时候会把一些字符识别错误，比如把‘1’识别为‘l’，这样就给盲人的学习造成了很多阻碍。”蔡勇斌无奈地说道。

即便如此，蔡勇斌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入编程的世界。“因为我没得选啊，要么继续‘死磕’编程，要么去学按摩”。

与其他盲人朋友交流时，他发现读屏软件不好用是大家常提的话题。于是，一个念头开始萌发：“既然选择不了环境，就努力去改变环境，用编程的方式去改变环境”。

一个月后，天空工具箱诞生了。“之前的无障碍软件只有读屏的功能，对于很多盲人电脑新手，要想听音乐、看小说，他们可能会没有方向，因为不知道如何下载安装包。所以我们开发了天空工具箱，这个程序集合了天气预报、影音功能等比较常用的内容，盲人不再需要自己去网站上一个一个搜索，他们遇到bug的概率也就大大降低。”

程序一推出就收获了大批用户，为了维护和更新程序，他

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“可以说除了吃饭和睡觉，我其他时间都在工作，确实挺累的。所以我最终还是定了一年十几块的会员费。”或许蔡勇斌自己也没想到，就靠着十几块的会员费，他赚了两万多，成了他的第一桶金。那一年，他只有18岁。

“数字化盲道”

在一同科技，大多数的员工都是视障人士，无论是创立之初还是现在。因为在蔡勇斌看来，视障人士更适合从事IT业。

2013年，蔡勇斌进入某公益机构，正式成为一名程序员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蔡勇斌已经“上岸”了，毕竟盲人的工作不好找，更何况盲人要成为程序员。但让他人有些不解的是，仅仅五年，蔡勇斌便辞职了。

“一方面是自己很多理念和团队不一致，另一方面，那一年做了个手术，视力恢复了一些，可以看见大一点的字体了。这几方面的因素叠加，让我选择离职，创立了一同科技。”

从“单打独斗”到公益机构的程序员再到一同科技，蔡勇斌始终没有放下的就是天空工具箱的迭代。如今，这款程序已经经历了400多次的迭代。而天空工具箱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，就连名字都变成了PC微秘。“说实话，这个软件的迭代很费精力。项目的维护和迭代占到我们公司日常办公时间的20%左右，但是这个项目一直是公益性的。好在现在得到了腾讯等企业支持，否则我们真耗不起了”。

在一同科技，大多数的员工都是视障人士，无论是创立之初

还是现在。因为在蔡勇斌看来，视障人士更适合从事IT业。“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看不见，所以他们的专注程度就会更高。耳机一戴，除了吃饭、睡觉和上厕所，剩下的时间视障人士基本上就在电脑前度过了，他们不会有户外活动，也不会被突如其来的手机弹窗所分散注意力。”

但是目前视障者的学校教育系统教育中，盲校和大学专科都是没有IT相关专业的，民间的培训力量也很少涉足这方面。“哪怕是自学，现有的盲文教材也少得可怜。现在盲文书籍最多的还是集中在小说，书看得多，或许可以丰富盲人的见识，但是视障者还是缺少谋生的手段，除非去说书。所以，我极力呼吁盲文的电子化呈现”。

在蔡勇斌看来，电子化是多样化的，比如点显器、电子文档等不受限于实体书的形式。“我就想过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点显器，上面遍布的都是可以伸缩的小点。然后再通过别的软件来识别汉字，并把汉字转化为盲文。这样一来，盲人的阅读渠道就拓宽了。如果未来我有能力，我一定会努力把把这个想法落到实处”。

教育难导致了考证难，缺乏相应的资质证书又成为进入大公司的“拦路虎”。“这也是一同科技极力想改变的现状，我们公司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视障人士，这就意味着盲人其实完全可以胜任程序员这份职业。”蔡勇斌说道。

而他也相信，AI时代浪潮正在袭来，未来盲人的职业不应该只有按摩、调音这寥寥几个。程序员、工程师……盲人一样可以胜任。指尖敲击的代码，正在为他们在黑暗中铺就一条通往辽阔天地的“数字化盲道”。